



送花山

冯龙学 著

院门大开，二贵无声地进到院里，透过残破的窗户纸往屋里瞧，见炕沿上放着一堆儿苞谷杆儿，雪梅坐在炕上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取着苞谷杆儿往炕灶里填，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嘴里还不停地叨念着：“嗷~嗷，小宝贝儿，屋里潮，炕上也潮，娘给烧烧啊，好让你睡觉觉，嗯~嗯！乖，真乖！……”




敦煌文艺出版社

寻迹

冯龙学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莲花山 / 冯龙学著.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468-0044-8

I. 莲…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1352号

书 名:莲花山

作 者:冯龙学 著

责任编辑:汪 泉

封面设计:王林强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370 千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书 号:ISBN 978-7-5468-0044-8

定 价:28.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冬日里，风总是在刮，它时而轻佻地抚摸树梢和干草，时而又狂躁地卷起尘土和枯叶，它公正而又无情，在岁月中飞舞，在飞舞中送走岁月，只留下淡淡的记忆和轻轻的痕迹。远离故土，我脑海里始终抹不去儿时的记忆，那山、那水、那土街，甚至冬日井台上的薄冰都让我记忆犹新！今天，我向您讲述故乡一个偏僻小山村的故事。那故事中有火热的爱、也有淡淡的恨、有义薄云天的情、也有悲喜的世事，更有我对故土魂牵梦绕的挂念！

本故事情节、人物属虚构，请勿对号比对！

目 录

- 第一章 有吃刀子的嘴,还得有化刀子的肚子 / 001
- 第二章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 009
- 第三章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 / 020
- 第四章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 031
- 第五章 莫把真心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 / 039
- 第六章 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 / 055
- 第七章 媳妇不用夸,且等到婆家 / 069
- 第八章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 / 080
- 第九章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 / 092
- 第十章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102
- 第十一章 贫穷自在,富贵多忧 / 116
- 第十二章 虎吃人易躲,人吃人难防 / 128
- 第十三章 怕火花的不是好铁匠 / 141
- 第十四章 狗咬丑的,人欺软的 / 152
- 第十五章 爱打架的狗没一张好皮 / 164
- 第十六章 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 175
- 第十七章 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 184

第十八章	有鸡天也亮,无鸡天也明	/ 197
第十九章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 208
第二十章	人不在大小,马不在高低	/ 220
第二十一章	乡下的孩子不怕狗, 城里的孩子不怕官	/ 231
第二十二章	穿新鞋,走老路	/ 244
第二十三章	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	/ 258
第二十四章	世事如明镜,前程暗如漆	/ 270
第二十五章	爱曰,以承欢,莫待丁兰刻木祀; 椎牛而祭奠,不如鸡豚逮亲存	/ 279
第二十六章	人有善念,天必佑之	/ 290
第二十七章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 300
第二十八章	血肉身躯且归泡影,何论影外之影; 山河大地属微尘,而况尘中之尘	/ 310

◎ 第一章



有吃刀子的嘴，还得有化刀子的肚子。

——民间俗语

“鸡巴驴，瞎叫个什么，又没叫你下地出力！”

万生提起裤子从茅厕里出来，心情烦躁地朝驴叫的方向瞅了瞅，又狠狠补上一句：“叫吧，狗日的准是饿了，瞧你还能叫几天！”他真想把队里这头瘦驴杀了解解馋，但一想到前几天长青叔家砌院墙时没留神砍倒了棵小树苗，让支书王雨顺知道了，他一点不顾情面，堵在门上叫骂了半晌。如果家个（注：自己）把这头村上的宝贝驴杀了，那倔老头儿还不得把他连娘带俩妹子一起骂死。想到这儿，他只有干咽几口唾沫，朝一墙之隔的二贵院里走去。

一想到二贵，万生更加心烦。二贵爹死娘走道（注：改嫁），留他独自一人过活。去年秋里，他一觉醒来非要拿队里分的那点口粮和自家搭伙吃饭。也就是娘心眼好，按他的意思，才不愿跟比驴都能吃的二贵搭什么伙。一想到这事万生气就不打一处来：说是搭伙倒不如说是接济他，不然，装粮的缸就不会早早见底。想着，他解气似的一脚踹开二贵家歪斜的院门，走进屋里一眼就瞧见炕上装烟叶的小筐里只剩下撮烟末，他冲过去抓起烟筐狠狠摔在地上，又一脚将烟筐踢到了院里：“昨几个夜里还有小半筐哩，狗日的，烟瘾比饭量都大！”

村里山子家临街的北院墙被大伙习惯地称之为北墙根儿，男女老少有事没事都喜欢聚在这里，诉说东家长西家短，打发闲时光。万生不知二贵去了哪里，打算去找大江唠唠嗑，走到北墙根却瞧见了大江爹、长青叔，忙上前打招呼：“叔，大江在家没？”

“没在！这两天没烧的了，上莲花山上割草去了。”长青叔边说边朝大青石上磕打烟锅，磕打完，卷起烟袋正准备掖进腰里，没想到却被万生一把抓过去，掏出家个儿的烟锅子瓷瓷实实在在地压上了一锅：“割那么多草干什么，你家灶上要煮肉呀？”

“煮个屁的肉，你没瞅见支书又到公社去讨救济粮了嘛！再说，煮肉谁家用白草？火头不强，能把肉炖烂？”长青叔有意把“救济粮”仨字说得声大些，顺手夺回烟袋，掖在了腰的另一边。

山子爹蹲在一边接过话茬：“救济粮，救济粮，都去跑好几回了，他王雨顺也就这么大点能耐……”一说到粮食，人们都你一句他一句地吵吵起来了。

万生也打算去取镰刀上山转转割点草，等救济粮来了，好好吃几顿饱饭。就在准备起身时，眼睛却瞅见对面大队窗台上放着一只脸盆大小的南瓜。目光掠过那一团金黄色，他有些眼晕，装做脚麻，站起身使劲跺跺脚，又蹲在长青叔身边。长青叔正盯着树上的几只老家雀儿发呆，猛然发现万生跟他靠得这么近，而且手上还摆弄着空烟锅，他连忙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土，叹道：“咋又觉着饿咧！唉！老咧老咧咋还顾不上个嘴咧？真还不如早些让土埋喽！来年龙王爷保佑啊，再别大旱咧，真是雨洒尘，饿死人呀！”山子爹见长青叔要走，也站起身。万生只好把空烟锅掖回腰里。

整个后半晌，南瓜一直占据着万生脑海，想到那煮熟后甜丝丝的味道更是让他坐立不安。他前后村转了个遍，还是没能抵挡住南瓜的诱惑，脚下不知不觉地又回到大队部，盯着那南瓜一咬牙，一跺脚：“管他娘的王雨顺，夜里饭就吃它咧！”万生下了决心，没费多大事就把南瓜夹带在麦草中抱回了家。一进院，他回脚将两扇院门咣当关上，顺势用胳膊肘推上门门。进屋连麦草带南瓜都扔在了地上，在娘和两个妹子惊诧的目光中，抡起菜刀，“咔嚓、咔嚓”将南瓜劈成了四瓣，然后扔下刀，点着麦草塞进灶膛里，小声对大妹妹说：“大巧，快给锅里添水，咱今黑吃南瓜！”

万生娘踮着小脚走过来蹲下身仔细瞧，用手捻捻着南瓜子，说：“万儿呀，这可是个种瓜，你给娘说实话……”

“娘，您放心，来路正着呢！大巧，再添半瓢水！”

万生嘿嘿对娘和妹子笑了笑，又往灶膛里塞上一把麦草，呼呼地拉起风箱。

“哥，要是来路正，这会儿你门门干么哎？”二妹妹二巧问。

“不门门等着全村人都来瞧呀！”万生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娘和妹子们立刻都瞪大了眼：“你说么？”

“别么呀么的了，是雨顺叔给的！他瞅着咱家日子过得紧巴，让咱吃完瓜再把籽儿拿回去就得啦！”不知是炉火太旺，还是心慌，万生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跑到院里又抱进一捆白草扔在了灶台边。

“那咋不给别人？”大巧还是有些不信。

“你当能让咱白吃啊？雨顺叔说了，过两天让俺给他家院里砌个新猪圈！别那么多废话咧，你快点把瓜洗净了好下锅！”

万生娘松了口气，打心里感激王雨顺，但又心疼起儿子还得给他出力，多少有些不乐意：“他支书可真会算账，一个破南瓜换一个新猪圈，可真会使唤人！”

“可不呗！”万生眼里泛着光，为瞒过娘心里踏实了许多，此时才不管什么新猪圈旧猪圈，只盼着灶上南瓜快点熟。

万生焦急，可有人比他更急。二贵早就望见万生家的烟囱冒白烟儿了，在他眼里，那徐徐弥散的炊烟代表着一种幸福，一种填饱肚子的幸福！可今天，他却怎么也推不开这“幸福”之门了，只好坐在石阶上唉声叹气，心里猜测着不知锅里在煮什么吃食，咋这会儿就上了门门。

万生把最后一把白草填进灶里，呼呼又拉了几下风箱，灶口吐出的火焰差点儿燎着他的裤腿，他跳起身跺跺脚，就心急如火地去掀锅盖，顿时，一股浸满南瓜甜丝丝味道的蒸汽迎面扑来，万生感到一阵眩晕，咽下一口唾沫，手扇着热气，目光却不离铁锅，嘴上哼着小曲先给娘盛上一碗递过去，然后满满给自个儿也盛上一碗，扔下勺赶忙去找筷子，顾不上招呼两个妹子，在一阵“吸溜吸溜”声中发出被烫的低嚎。

“万儿，别心急！没人跟你抢！”娘心疼地数落道。

“娘，俺不急！”万生说着装出惬意的样子，沿碗边吹了几口气，用目光催促娘也赶紧动筷子。

“扑通！”院里一声响，含在万生嘴里的半块南瓜也随着响动，“咕噜”一下滚过喉咙进了肚子。他用右手狠狠地捶着胸口，左手麻利地把碗带筷子扔进锅里，又回身把娘还没吃的那碗倒回锅里，盖上锅盖儿。然后捶打着胸口骂起来：“谁呀？鸡巴操的有门不走，非要跳墙！”

“俺，大娘！”话音未落，二贵一脸羞涩地进了屋，他并不搭万生的话茬儿，眼睛扫视着娘儿几个，最后瞪着万生，“哥，咋噎着咧？吃什么东西咧？瞧把你噎成这样儿？”

“谁噎着了？你翻墙干什么哎？”万生白了他一眼，手仍不停地捶打胸口。

“撵猫，撵猫！”二贵嘿嘿讪笑着拿起一个麦草蒲团，坐在灶火台边上，双手揽抱住膝盖，先讨好地冲万生娘笑笑，又用眼瞟了瞟正在冒热气的锅盖。

“是噢！黑灯瞎火的，撵猫？”万生语气带足了不屑。

二贵并不搭话，转向万生娘说：“大娘，吃了？”

“吃了，吃了，吃了，俺们早就吃咧！”万生像唱曲似的接过了话，生怕娘说漏了嘴。

“吃了啊？可真快！俺刚在房上还听见在拉风箱呢！”二贵低声说。

“喝口沫子粥还不快！”万生编着瞎话，心想：就你那点儿口粮可不顶数儿，要不是今儿偷个南瓜，俺们还真找不出什么吃的！这南瓜要不是偷的，也早就揭开锅让你吃咧！

大巧和二巧不忍心再瞧二贵这副可怜相，一起瞅着娘。娘使了个眼色，大巧会意地拿起碗准备揭开锅盖，万生却一把抢过勺，搯开了大巧，掀开锅盖捞起刚扔进去的碗，笑道：“吃吧，吃吧，刚好熟了！”

二贵惊讶地瞪着万生，心里嘀咕着：这是做的什么饭食，咋连碗一块儿煮？

万生盛满一碗后递给娘，娘接过来又递给了二贵。二贵慌忙站起身，手在身上蹭了蹭，双手接过来，眼里放出光，这年月能吃上南瓜可真不易呀：“哎哟哟，哪儿来的南瓜！”

“快吃吧，谁还不认得是南瓜，就你话多！”万生边训斥着二贵，边又自己盛了一碗，蹲在一边狼吞虎咽起来。

二贵很快把一碗南瓜吞下了肚，他不知万生是否还让他再吃一碗，端着空碗坐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万生又去揭锅盖儿，转脸对万生娘说：“大娘，俺后晌在莲花山上追兔子，累了半天也没撵着。狗日的要让俺撵着喽，今儿个咱可就不是吃南瓜咧！赶明儿个俺还去，逮着了给大娘好好补补身子！”

“贵呀，俺知道你心眼儿强，快！家个儿再盛一碗！”万生娘一脸疼爱地说。

“唉！”二贵慌忙站起身，也给家个儿结结实实地盛上。此时万生也没了先前的那股小气劲儿，心平气和地跟二贵说：“慢点吃，别烫着！明儿个要是逮不着兔子就带捆草回来。”

二贵点头应着，喝光了最后一点汤汁，把空碗放在灶台上，深深吸了口气。空气中弥漫着南瓜和白草燃烧过的香气，他像是没吃饱，又舀起半瓢凉水，“咕嘟咕嘟”喝下肚。万生在炕洞里摸出半包纸烟扔给二贵一支，从灶膛里抽出半截明火棍儿，吹了几口，点着烟递给了二贵。二贵也学着他呼呼吹起来，不知是呛着了还是熏着了，“喀、喀、喀”地挤出了眼泪花子，万生在一边笑出了声。

“贵呀，不会抽就别受这份罪，将来还花冤枉钱！”万生娘心疼地说。

“娘，他会抽！狗儿的一宿能抽一烟筐！他是抽不了这种好烟，这种烟雨顺叔都不常抽！”一说到王雨顺，万生的心不由得抖了一下，马上闭了嘴。

二贵心满意足地打起饱嗝，大声询问镰刀和绳子在哪儿摆放，那口气重得仿

佛要去把整个莲花山上的白草割光似的，他念念叨叨出了院门朝长青叔家走去。万生见二贵走了，又结结实实盛上一碗，在娘和妹子的“别撑死了”的声中下了肚。他还有些意犹未尽，但突然想起忘了嘱咐二贵，扔下碗像屁股着了火似的跳起来蹿出了屋子。

“瞧瞧，你哥是不是被撑着咧？”娘说。

“哼，撑不死他！放下碗就往外跑。”大巧嘟囔着开始收拾碗筷。

万生脚都快迈出院门，听到大巧说他又折回身隔着门帘喊道：“这就叫‘先吃完的不管，后吃完的刷碗’！”

“南瓜可好吃了，那才叫甜！长青叔，不信你弄个尝尝呗！”二贵向长青叔炫耀着刚才的美食。

“又不是没有吃过，知道甜！万生打哪儿弄来的南瓜呀？”长青叔话音没落，万生掀帘进了屋，他那两眼儿本来就大，这会儿更是跟两大铃铛似的瞪着二贵，从牙缝里挤出：“该死的，咋没把嘴给你烫着！”

二贵见万生凶巴巴的样子不敢回嘴，心里嘀咕着：“就知道瞪着牛眼跟俺凶！难道那南瓜……”他想岔开话题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只好呆呆地坐在一边。

长青叔见万生一进门就训斥二贵，心里多少明白了些南瓜的来路，这小子难道吃的是大队窗台上的南瓜？他意味深长地瞅着万生说：“有吃刀子的嘴，还得有化刀子的肚子啊！”万生听出长青叔话里有话，见他没说破，就装没听明白，哼哈几声把话转到了救济粮上，心中暗念：关二爷保佑，千万别让支书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万生出门去找山子借手推车，想去后山拉车粘土，预备冬天跟末子煤掺起烧。刚走上大街，就瞧见山子媳妇兰英挺着大肚子风风火火迎面走来：“万生，瞧见你山子哥没？”

“嫂子，没呀！找俺山子哥有事？什么事夜里头还没办完？一大早的又找，瞧把你急得！”万生一脸坏笑地说。

“滚一边去！没个正经！”兰英推了万生一把，又压低声音略显神秘地说，“这回有大事哩！雨顺叔正等着他套车一块儿去公社呢！”说完急匆匆找她男人去了。

万生顿时没了心思再借什么小车了，揣在袖筒里的两只手不觉攥出了汗。他心虚地蹲在街边寻思：大队丢一个南瓜犯得着又是套车又是去公社的？什么事都怕寻思，要是往好处想，就越想越美；要往坏处想，就越想越让人心里发毛。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站起身就往家跑，一进门就喊道：“娘呀，完喽，完喽……”

“什么就完了，是莲花山倒咧还是通天河的水干咧？瞧把你给慌的，你也是个五尺高的男人！”娘就是瞧不上儿子遇事就慌的样儿。

“不是……娘……那南瓜……被村里发觉了，雨顺叔正套车要把俺往公社送！”万生气都喘不匀了。

“啊？那南瓜不是雨顺叔让咱吃的嘛，咋还要把人往公社送？”俩妹子一听也慌了手脚，娘反倒沉住了气，不慌不忙地说：“俺就知道，你嘴里就没个实话！不过，一个南瓜，吃都吃了，支书他能把咱咋儿着哎？你呀，可叫俺说你点什么好呢，一点儿不成器！”

“哎呀，娘，快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兰英正找山子套车呢！这可咋儿着哎？”万生舀起半瓢凉水灌进肚子，不停地在屋里来回打转，手抓抓这个，又拿拿那个，慌得有如大难临头了一般。俩妹子也被他感染了，紧张地跑进跑出，不时地在院门口往街上张望。娘这时心里也有些七上八下，嘴上数落道：

“现在知道着急咧，早干什么去咧！”又想起去年太平庄有个人偷了村里几根木料被送到公社，押了好几天，此时也害怕起来，“不行就避两天？”

“往哪避？就是藏在窖里，过不了几天也得让雨顺叔给揪出来。”

“也是！要不走趟远门，去大同矿上找你大姑？”

“啊？行喽！”万生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今年开春要不是娘和妹子拦着，他早就走趟大同了，这会儿心里突然有些感激起下肚的南瓜来。他匆匆忙忙收拾了几件衣服，伸手朝娘要路费。万生娘却犯了愁，瞅瞅柳条小筐里三两个鸡蛋，轻轻叹了口气，男人死时欠下的窟窿（注：外债）现在还没补上，眼前哪有闲钱让他去糟践。娘儿几个正在发愁时，二贵揉着眼进了院，万生一把拽住了他：“都是你吃饱了乱嚷嚷，这下可好咧，支书正准备套车把咱俩往公社押呢！”

“啊？哥……哥……真？”

“可不是真的！”

二贵信了，害怕起来，也在屋里抓耳挠腮地乱转。南瓜虽不是自己偷的，但吃了就有份，谁让家个儿嘴馋。几个人正在着急，二巧跑进屋说街上像开了锅，这下万生更慌了，抱起包袱从墙头就蹿到二贵院里，慌乱中想起了大江，隔着墙头冲二贵低声喊：“快去把大江找来！”

大江正在自家院里练习木匠活，长青叔蹲在一边，瞧他做得不顺眼，唠唠叨叨地说：“俺瞅你钉的这板床儿（注：板凳）可不咋样，四条腿不一样高！木工活儿就得讲究个……”

“讲究个屁！”大江手艺本就不精，再加上爹在一旁不停地指手画脚，手上更没

了准头，烦躁地把刨子扔在地上，正想跟爹抬两句却瞧见二贵在院外朝他招手，便没了心思做活，一脚把歪斜的板床踹倒在一边。

大江走了，长青叔心疼地拾起板床，拿在手里摆弄着，有心当柴烧了又觉得可惜，埋怨儿子咋就不懂得“笨鸟先飞，起早了才有虫吃”的老理儿，怨不得人家徐木匠能整天吃香喝辣，东家请西家叫的。他轻轻地把板床放在地上，想去瞧瞧徐木匠是否有空，再给儿子指点指点。

大江听明白是万生要朝他借钱，狠狠瞪了二贵一眼，便回家去翻找。等他从炕席下摸出仅有的六块钱，走到院里又瞧见刚做的那只板床，上前又是一脚，骂道：“净他娘的碍眼！”把原本就不怎么结实的家什踢散了架，借以发泄着对万生的不满。

万生一把抓过钱，数也不数就往怀里揣，头也不回地从后山绕道跑了。大江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突然大声喊起来：“万儿哥，省着点儿花，那可是一头小猪钱……”

万生独自走在空寂无人的山间有些郁闷，扯开喉咙吼开了不知从哪学来的几句梆子戏：“今日俺且放过你们这般贼兵盗将，爷打马往那京城把王见……”他气喘吁吁地赶到邓家店，心里直后悔，出门时怎么就忘了嘱咐二贵逮着兔子先养着，一定得等他回来再收拾。他正准备接着赶往定县去坐车，没想到碰上了农闲出来做活计的大棉花。只见他在街上铺开摊子，正和几个女人嘀嘀咕咕嚼舌头传闲话，见到万生，忙停下手里的活，用帽子使劲拍打着身上的棉花絮子，嘴里还“呸呸”地往外吐，兴奋地喊道：“万儿，干什么去呢？”

万生高兴地走上前，高声应道：“棉花哥，俺走趟戚儿（注：亲戚），去大同！”他边说边帮大棉花摘着胸前的棉花絮子，“你别老拍打，再拍也拍不净！”

听万生要出远门，大棉花露出失望的神情，他本想干完这一处活就去宋家庄落两天脚，连揽活带跟他们哥儿们几个玩闹玩闹，不成想在这碰上了。“不过年不过节，他走的什么亲戚呀？”大棉花心里想着，嘴上却豪爽地说：“兄弟，身上的钱带够吗？”

“够了！”万生大声回答，手却挠挠后脑勺。

“哥这儿有五块，你拿着！”大棉花说着从衣兜里掏出钱塞在万生手里。顿时，一股热流涌上万生的心头，他使劲挺了挺胸脯，这才是好伙计！要是大江在跟前，得好好让他瞧瞧咱万生结交的人儿，哪像他，明明有十好几块，却只给俺个车票钱，真他娘的小气！

告别了大棉花, 万生想着山外的世界, 他加快了脚步。下了一道低坡回头望了一眼, 看到莲花山只剩下一点山尖的渺影, 忽然, 一种从未有过的依恋泛上心头, 但这仅是一闪念而已, 转过身大步朝定县走去, 扬起一道尘土。

—○

Lian —○

Hua —○

Shan —○

◎ 第二章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民间谚语

万生逃跑的当天下午，支书王雨顺和山子从公社拉回满满一车救济粮。一进村，山子故意把鞭子甩得山响，领头的大青骡子气喘吁吁，打着响鼻儿停靠在当街的宽敞处。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

“好家伙，咱村骡子真强，拉个三五千斤不成问题。”长青叔边说边磕打烟锅，站起身就往家跑。等他取了口袋回来，街面上已摆满了各种装粮食的家什儿。瞧着不停往前哄挤的人群，他有些担心轮到家个儿时粮食没了可怎么办。他费力地挤上前和村会计搭话，弄明白粮食是按人头分的，人人有份儿，这才松了口气夹上口袋退到了墙根，点上一袋烟，拿眼数起了人头，又数了数大车上救济粮的口袋数。没等一锅烟抽完，就又夹上口袋心急火燎地往家跑。等他再回到街上时，手上多了一把小笤帚和一个筐箩。山子爹见了立刻就明白了老伙计的用意，直懊恼家个儿怎么没先想到这一点，同时又佩服起长青这个老东西的精明劲儿，家个也只能眼睁睁瞅着长青将散落在地上的一颗颗金豆子般的苞谷豆划拉进筐箩。经过一阵你推我搡，分到粮食的人一脸满足地挤出人群，又赶紧去抢占大碾子。半大的孩子则嬉闹着争夺推杠，把石磨推得风转，引得扫磨盘的女人抱怨跟不上腿脚。

二贵仔细看过秤后，背起粮食一路高高兴兴地盘算起：“俺万生哥跑了，家里少了一张最能吃的嘴，这些粮准够俺们娘几个度过年根儿咧！”他把粮倒进缸里，准备再去街上瞧瞧热闹，却被万生娘喊住了：“贵呀，你瞅你哥跑得多冤枉，要不你去……”

“不去，不去！天都快黑了。”二贵说着走出院门，回头又喊道，“大娘，放心吧，俺哥在哪儿都受不了屈！”

支书王雨顺看着分粮的场面，心里别提多舒坦了，这得有一段时间再不用像

三孙子似的被社员逼着往公社跑咧！他眼光犀利地扫视着前几天还在说风凉话的那几个人，见他们对家个都挤出一脸讨好的卖乖相，心里舒坦了许多，不由挺直了腰身。正在得意时，一眼瞅见二贵正在人群中蹿腾，这才想起村会计给他念叨大队丢南瓜的事，听说是万生偷的，忙喊住二贵，板起脸说：“你去把万生给俺喊来，叔有事问他。”

“叔，他……他……出远门走戚儿去了。”二贵有些心虚地说。

“嗯？”支书一愣，难道南瓜是他万生偷的？但为了一个南瓜也不至于逃跑呀！他一跑，家里少个壮劳力，就等于一天少了十个工分！想到这儿，站起身急忙朝万生家走去。

万生娘见王雨顺进屋，吓了一跳，赶紧招呼二巧倒水、让座。王雨顺打量打量屋墙灶炕，又瞅瞅娘仨儿透着菜色的脸，心里不由一阵酸楚：唉！要不是万生爹死得早，一家人何至于是这般光景！叹口气说：“大妹子，俺听说万生走戚儿去了？道还挺远的？”

听支书问到了儿子，万生娘心虚地躲闪着目光，嘴里含糊着，只有“嗯啊”声。

“咋儿？家里有闲钱儿咧？让他把钱往道儿上扔！没事就叫他早些回来帮衬着点家里头，家里没个劳力哪儿行！”万生娘见支书没提南瓜的事，感激得不知怎么好，非留支书在家吃饭，王雨顺挥挥手出了院儿。

北宋村分救济粮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传遍了十里八村。其他几个村的村民一大早都不约而同地催喊本村的当家人也去公社讨要，而且不单要当家人把粮食给村人讨回来，还要他们问一问公社干部，难道只有宋家庄人是亲娘生的，家个们都是没娘管的孩子？各村车把式没等牲口出村上大道就开始狠劲扬鞭，齐往邓家店赶，做小买卖的人却都奔宋家庄而来。长青叔和山子爹在北墙根数着：

“换香油的陈汉生过去了。”

“卖豆腐的王长河也来了。”

“卖烧饼的……还差个谁？”

“差谁也差不下王黑子！”长青叔话音没落，村西头便传来“噶”的一声巨响，王黑子咧着一张永远洗不干净的黑脸，在宋家庄炸响了第一锅爆米花。昨儿个他就得到消息，宋家庄分了救济粮，而且是苞谷豆！他才不愿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备足了煤，装好糖精，一大早就出门，想在宋家庄美美爆上一天！

“几分钱一锅？”孩子们围在炉前儿争着问。

“不要钱！一碗半爆一碗，那半碗顶个利钱儿。”王黑子一边拉风箱一边摇转炉

子，嘴里还不停地向孩子们诱惑。有些大人觉得不划算，孩子就哼哼唧唧地缠人，王黑子就用他那张巧嘴劝说：“有什么不划算的！你就算不清账，那一碗苞谷豆让俺给你爆出一筐来，这可放大了多少啊！再说了，咋吃不是个吃，吃咱这爆米花还不用就菜，得省下多少油盐！”

“就你精！”大人、孩子都被他几句话逗笑了。渐渐地，人们排起了队。王黑子也大方地掏出糖精，每锅里都放上一粒，手上忙活摇炉、拉风箱，嘴上更是不停地朝身边的几个老娘儿们“爆”着新鲜事。

“知道不？树沟村的寡妇荷花，就是有个小闺女的那个……”

“知道，知道！你快说她咋了？”

“她呀……”

那年月，王黑子是快乐的，带着他的“粮食放大器”，在十里八村转悠，爆着爆米花，爆着快乐，也爆着他的岁月。

韩家村李老信赶着驴车进了宋家庄，来贩卖自家做的红薯粉条。他边走边吆喝，但生意明显比不上王黑子。长青叔见了就对山子爹说：“你瞅着，他这车粉条肯定卖不出去多少。这过年节的，谁家有钱儿和粮食去买换粉条吃，再说没有浑汤（注：肉汤），那粉条也炖不出味儿来。”山子爹听了瞧一眼满车的粉条抽着烟锅点点头。

李老汉走走停停，见驴有些饿了便停在万生家院墙外，从驴车上取下草料给驴喂。这时，大巧担着两桶水回院，驴见了水“呃——呃”地叫起来，李老汉知道，这牲口准是渴了，便满脸堆笑地冲大巧说：“哎，闺女，能借你家旧盆木桶使使吗？俺给驴饮几口水，俺可不自使……”

“叔，什么自使不自使的，就使这桶吧，俺家没富余的。”

“哎呀，那可使不得，吃水桶咋能饮牲口！”

“不怕，一会儿把桶好好涮涮就得（注：行）。”说着，大巧拎过来一桶水放在李老汉面前，回屋把另一桶水倒进缸里，又拎起空桶出了院门，见大叔正对着凉水桶喝，忙上前劝道：“叔，你别喝这井水，凉！俺回屋给你烧点热的。”

“不用，咱庄稼人没那么金贵！”李老汉从车上拿起捆粉条，又说，“闺女，这是家个儿做的，拿回去吃！”

“叔；你这是干什么！一桶水可不值的，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叔，往后再来俺们村，要喝口水、歇个脚就来俺家。”大巧说着把粉条放回车上，将桶里剩下的水泼在了当街。